

息略燕津起火穴以雙手握固仰面猛呼二七呵乃起火穴也兩則閉氣以舌挂上腭時燕津三口直下丹田

問曰內用固如此外用如何答曰其法於日千字上起內用生將於日家地支字上起外

將克到南方即住又看月皇是何五行如日皇尅星便可用事但以五行生尅驗之

師曰如前子所問余皆切於事而應於人之妙子宜依吾法度而行之所有符中之奧法

中之妙皆盡已矣但精心而修端意而行百發百中無施不可真所謂法海之驪珠也言

訖復以二十八字為吾婿他日囑仲和書付梅隱素庭植

吾法元來不妄傳信知道法妙玄玄君家自是神仙種管取兒孫代代賢

法用

混沌鴻濛未判無年無月無時但憑消息報君知便是人間冬至

沖虛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話

徐神翁語錄序

序四

人生一世間其所受用有天有命有分有數絲毫不可易以不能窮理故不自知之必就

有道者問焉所謂先得我心者孔子知伯牛之死知商瞿之有子是豈用世之占卜法哉

蓋有得於自擊者徐翁在海陵為人書字示以其人平生禍福言無不驗翌早時往來江

淮多聞其言歲月深者益少嚴之天慶觀道士苗希頤翁弟子也在翁左右數十年錄

其書字藏之求予刪次存其實以告其徒今二十七年矣希頤死其書為人取去予來守

是邦獲其初藁於民間復次比之孔子曰吾不語怪力亂神夫言而無驗怪也不可知神

也若此可以忘言矣若言而有驗以禍福示人使曉然知所避就豈不可知者蓋古之得

道者窮理盡性而已理窮則天下之理一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謂之先知謂之

先見謂之先覺世人以為奇而有道者不以為高也然所以為神翁豈止如是而已哉紹興戊寅三月桐鄉朱翌序

徐神翁語錄後序

余舊聞海陵徐神翁異常快未及多見其說淳熙乙巳假守是邦因得訪其遺蹟而略無得記可攷詢之其徒則曰吾鄉自漢晉以來

仙者接踵神翁之時又有陳豆豆周處士唐先生相繼而出亦曰吾東家丘耳況神翁得

道五十餘年間小夫賤隸婦人孺子得其告戒者不啻以萬數曾何傳錄之有問其嘗所

見聞者或云翁之仙去已七十八年故老無復存矣繼有以嚴陵所刊語錄示余者蓋道

士苗希頤所記而朱新仲舍人為刪次也雖眾集頗詳而訛繆無以改正暇日訪諸邑子

則有能道其父兄與公弟子之所見聞者質之苗錄時有異同而其言則有攷焉又出其

往時鄉老潘汝一所為行化狀第嚴於采擇惜其所記之不廣也因俾取希頤之錄證以

所聞重為編削其間舛繆乖忤則正損益者殆數十處傳疑則兩存之又益以耆舊所傳及東軒筆錄龍川別志孫公譚圓同安志所載凡十有八事與行化狀合為一編攻之堅

木庶以傳信且使是邦家誦遺訓得以去惡就善亦風俗之一助也歲在丁未正月旦日朝散大夫知泰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管田屯田事朱 朱卿序

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上

徐神翁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年十九入天慶觀隱跡于掃灑之役嘗遇至人授道日誦度人經有問休咎者假經中語以告常携一帶人呼曰徐二翁發運使蔣穎叔以經中有神

公受命普掃不祥之語呼曰神翁自是皆以神翁目之崇寧二年詔賜號虛靜沖和先生

凡三召赴闕大觀二年四月二十日解化于上清儲祥宮之道院年七十有六贈太中大夫勅葬本州城東響林東原宣和中即其地

建昇真觀

嘉祐中有天台道士余元吉來寓雲堂歲餘示癩疾衆皆惡之公獨奉事甚謹元吉委化公告于海安鎮徐宗嚴得棺以葬哀之如師既葬而歸復慟哭逾拜羽衆下至廝役已而

造址極殿前取囊衣悉焚之止衣敝袍執爨灑掃或入室閉戶終日若歌若笑見人必先拜皆以為狂耳初葬之明日徐宗嚴見公來

謝乃取疋布十錢欲贈之公已出門相望數步聞追莫能及宗嚴疑之後至觀詢問公實

未嘗出也

治平中有道人狀貌醜黑眉廣額幅巾布袍杖頭挂一藥瓢如拳大云自二川來問其姓名但云黑道人寓趙生邸舍常至觀中先見知觀陳用已用已每以三十金遺之次往

北極殿下黑坐惟公至則與密語他人莫聞也歲餘而去謂趙生曰吾無以謝汝今汝店

中暑月無蚊蚋耳後果如其言客寓常滿熙寧中道正沖寂大師唐日嚴暮夜巡察望

厨中若有火光至則無之公寢室在厨下推戶視之見公東向瞑目端坐猶不以介意一

日乏齋糧令公往莊所督米公即往至日晡時唐至三清殿後見公梳帚而卧呼而詔之公曰來早米至矣唐怒不復問詰旦運米者至云徐二哥昨日催促不得少休適已先歸

矣莊去郡往反百餘里唐愕然乃為公命名置弟子籍中人始信其遇異人矣從而問休咎或書度人經語以對或不答或大罵皆有

所謂也熙寧末以守信被恩澤度為道士公笑而不受曰我只解掃地耳力役如故